

张山

著

中国近代

各族农民战争

# 考论

# 中国近代各族农民战争考论

张 山 著

华语教学出版社  
1993 · 北京

京新登字:134号

责任编辑:周奎杰

封面设计:华山

中国近代各族农民战争考论

张山著

\*

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北京百万庄路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固安县光辉印刷厂印刷

1993年12月(32开)第一版

字数:170千 印张:7.875 印数:2000册

ISBN 7—80052—313—6/K·104

定价:8.80元

## 序

我与张山同志相识十有余年，常常是他好些论著的稿本或清样的第一个读者。我很喜欢阅读他写的东西，觉得思路清新，颇有灵秀之气。作为一个历史科学学者，我们颇重视对史事的考证，嗜好搜集和网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读张山的论文，往往发现有一些闪烁的明珠镶嵌在某段文章重要的论证里。这并非显示华丽，而是他艰苦发掘史料所获得结果。我读中青年人的文章，对一些人用语繁芜，不禁喟叹其所受基本功训练不足。张山虽也是“文革”时期教育沦替的受害者，但他却黾勉自惕，尽量争取那可怜的一点学习机会，刻苦学语文和前人名作。因而他的文章词语简洁，炼达而不流于虚浮。现在张山将他有关中国近代各族农民战争的考释和论文，编次成集子。我相信读者们审阅浏览之余，或当与我有所同感的。

在大学时期，张山很珍爱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好学而勤于笔耕，爱写点东西。记得八十年代初，故宫博物院公布了雷再浩、李沅发起义的有关资料，在众多的历史系本科生中，却只有张山率先据此资料，加以补充和考订，写成一篇论文，这便是本文集中的第一篇。当时我有缘先读为快，觉得颇不简单，祝愿其他日将脱颖而出焉！其后在他攻读硕士学位之际，

又写成《论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制》一文，对这个太平天国史中有关其革命性质的重要问题，他博览有关论文和史料，然后撰作成篇，既吸收前此已取得的成果，又有他自己的心得和见解。

有一次，我去拜望罗尔纲先生，谈论中罗老说在写壮族李文彩参加太平天国进军黔贵后，史料不足，难以求详。我回来后便与张山说起李文彩这段空白。他铭记在心而不夸口自负。约半年后，他把文章写出来了给我看，我们又研讨了如何看待李文彩在黔两次称降于清方等问题。这篇文章经我转呈给罗老看，老人家阅后十分夸赞，并亲笔写稿介绍给广西刊物发表。这便是本文集中的第二篇。

张山同志是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太平天国历史与地理》、《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的作者之一。据我所知，这两部书在撰稿过程中，要求作者“叙事详明，考证精审，以求达到太平天国史研究八十年代的新水平。”张山承担了《云南回民起义考实》与《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号军起义的几个问题》的考证与编撰。他兢兢业业，谨慎将事，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该书获奖增辉，也使本文集生色。我记得他在研究杜文秀回民政权史事时，毫不满足于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所藏较丰富的边疆志乘与秘籍，而是赶去北京图书馆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为搜求，并亲赴滇西作实地考察。由于他掌握了详审的资料，终于钩沉索隐，发前人所未发。他考证出咸同年间滇西回民政权所领并非 53 城，而是在其东征鼎盛阶段“控制的全部城池也仅有 44 座”，若加上旋克旋失的在内亦不过 51 个城镇。杜文秀军东征的人数经他详为厘订核计，远非 30 万人，而是最多不超过 10 万人。我很欣赏他这种计量史学

的科学精神，也希望新一代学者不要株守着模糊史学的藩篱。又如贵州号军起义各支各自的根据地何在？所辖所领几许？这都需要有耐心去探索，以精细的眼力去核计。这些在本集有关篇章中都作出了考证。号军领袖刘义顺在以往史籍中或论著里，其家乡在何处？其生卒年月何时？对于写史传的人来说不为不重要，但可惜都未能指实。张山对此花了功力，终于对这位与清王朝斗争了半个世纪，年高九旬的农民起义英雄的桑梓和生年卒岁得出了个可信的说法。这些问题很具体，往往被一些志大而才疏的菁英所不为，但历来的学问家都是从这些具体的一砖一石的砌垒中，筑成各门学科的广厦的。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首诗或是一支歌曲，那么，学者们的著作成果则有如诗歌中的音节与音符，它代表着生命在吟唱！我也曾把具有真正意义的著作，比方为作者生命的结晶，是作者用心血浇灌成的花朵！张山在本文集中收录了六篇关于清咸同年间贵州各族农民起义正反双方问题研究的论文。这个专题他花了大量时间，着力最勤，钻研良深。疑难莫解处他往往能独辟蹊径，攀援而登，采撷到前人所未及的新东西。如对清政府平黔方略的揭密，清政府平黔经费的研究，采录资料博洽，立论严谨踏实，深得近代史料学专家张守常教授的好评。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潮兴起之际，学术园地里也有些良贾之才下海经商，这未尝不是件喜事。昔有陶朱公，孔门亦有子贡。不过细细思量，从价值观念考虑问题，资本主义厂家的老板特别重视购买科技发明的专利，他们较早地明白了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西德之重新经济腾飞，教育和科学文化的功劳是居首位的。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体会到教育和科学文化的既崇高而又实际的价值。张山

同志与拙见略同，他经之营之，致力于自己的学术专业，这是  
值得提倡和嘉尚的。当兹论集付梓，喜从中来，故为之序。

郭毅生

癸酉岁(1993)春二月

## 目 录

论李沅发领导的各族农民起义.....	( 1 )
论李文彩领导的壮族农民起义.....	(19)
云南回民起义考实.....	( 36 )
论咸同贵州各族农民起义与清政府方略.....	( 50 )
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团练问题初探.....	( 86 )
咸同时期贵州军费问题研究.....	( 99 )
论咸同贵州各族农民起义期间之清方政略.....	(124)
咸同贵州各族农民起义期间清方内部矛盾述论.....	(134)
论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 .....	(143)
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号军起义的几个问题.....	(154)
《刘义顺告示》小考.....	(167)
论贵州苗民起义领袖张秀眉.....	(169)
论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	(178)
洪秀全早期思想发展述评.....	(190)
论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制.....	(200)
近代苗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述论.....	(220)
后记.....	(238)

# 论李沅发领导的各族农民起义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湖南省新宁县爆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天地会农民起义,参加者包括汉、瑶、苗、壮、侗等各族农民。义军转战湘、桂、黔三省边界二十余州县,沉重打击了当地的封建统治阶级。次年在四省清军联合镇压下失败。本文拟据有关史料,对这次起义作初步探讨。

## 一、官逼民反,杀官据城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农村,阶级矛盾空前剧烈。时土地之集中;地主剥削之酷烈,漕粮田赋之苛重,官府浮收勒折之无度,皆至“民不堪命”。为防止农民抗租抗税,清政府制定了种种严刑峻法,宣布“农佃纳租,理有一定”,“断不容顽佃再有抗欠,致误征输”<sup>①</sup>。1846年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续几年受水旱之灾,至“村村饿莩相枕藉,十家九室无炊烟”<sup>②</sup>。尤其在广西、湖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农民更是谋生无计,“十室九空,

<sup>①</sup> 《忆昭楼时事汇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第473页。

<sup>②</sup> 金醍:《米贵谣》,《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40页。

冻馁难堪”<sup>①</sup>。据《清实录》等书材料统计，1843年至1850年，全国各族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大小不下七十余起<sup>②</sup>。这些斗争，以湖南、两广为最盛；湖南省新宁县农民起义，又为其中声势最著者。

新宁县地处湘、桂、黔三省之交，从来“山多田少，户鲜盖藏”<sup>③</sup>。当地汉、苗、瑶各族农民，好年成犹难致温饱，倘遇天灾，仓无粒粟，而田赋地租依然，生计之艰就更可想而知。据《新宁县志》等书记载，该县农民的小规模反抗斗争长期未断。1849年农历五月，新宁县暴雨成灾，谷价腾贵，“民无所得食”<sup>④</sup>，地主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向农民出借“义谷”，秋后盘剥以重利。无力偿还的贫苦农民，或卖儿鬻女，或外逃四乡。天灾人祸使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更趋尖锐，众怨沸腾，“人心不服”。与此同时，湖南、广西的天地会起义浪潮正此起彼伏，“连村镖厂，横路刀枪”<sup>⑤</sup>。有人惊呼，长此下去，“终有溃败不可收拾之一日”<sup>⑥</sup>。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李沅发以“劫富济贫”相号召，发动了起义。

李沅发（1817～1850），新宁县水头村人。自幼家贫，“并无田业”<sup>⑦</sup>。他长期在外谋生，饱受地主阶级剥削和凌辱，对封建

---

① 半窝居士：《粤寇起事纪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3页。

② 《中国近代史稿》第1册，第99页。

③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44页。

④ 《新宁县志》卷16，《兵事志》，第9页。

⑤ 《重修宣里新圩三界祖庙碑记》，载《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259页。

⑥ 龙启瑞：《上某公书》，《经德堂文集》卷6，第6页。

⑦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38页。

统治者有切齿之恨，因“素蓄异谋”<sup>①</sup>。早在 1847 年，新宁县曾爆发一次天地会起义，李沅发“亦会匪余党，所谓铁板（侦探）者也”<sup>②</sup>。起义失败后，他流落外乡，在贫苦农民中串连，谋待机举事。

1849 年农历九月某日，李沅发联络杨倡实、李世英等人，在新宁县城附近的金峰山倡议立“兄弟会”（属天地会支派）。入会者“各出钱百文，买备香烛鸡酒，朝天同拜盟誓”，提出以“劫富济贫”相号召，武装反抗统治阶级，“如有翻悔，死在刀下”<sup>③</sup>。以李沅发首倡，是为大哥，余依齿序列。盟誓后，众人即分赴各地招纳会众，作起义准备。

兄弟会的活动，旋为新宁县代理知县万鼎恩查觉，杨倡实、李世英被捕入监。猝发之变，迫使兄弟会速定对策，李沅发乃决定劫狱起事。1849 年 11 月 27 日（农历十月十三日）深夜，李沅发亲率三百余人奔赴县城，先期隐伏城内之兄弟会成员卢万先等买通胥吏，阴启东门，将李沅发等迎入城内。众人奔监狱将杨、李救出。万知县闻讯前来阻遏，在东门被义军擒杀。李沅发与众人商议，决定“蓄发变服，占据县城”<sup>④</sup>，公开揭举起义大旗。兄弟会劫狱事件，正式宣告了新宁农民起义的爆发。

攻占县城后，李沅发采取了一些加强防守、对付清军进犯的措施。首先，分派队伍占据了离城二、三十里之各要隘，并派人到各地联络会众进城拒守。几天内聚集了两千多人，内中多

① 《黎平府志》卷 5 下，《武备·师旅》，第 72 页。

② 《新宁县志》卷 16，《兵事志》，第 9 页。

③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第 25 页。

④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第 147 页。

有瑶、苗等族贫苦农民。其次，抓紧时间进行队伍的编制工作，将义军分为前、后、左、中、右五营，以谢有兴、罗沅拔、陈尔坤、罗登爵、刘复倡分领之；委派李成伯为军师。李沅发总管五营，称“总大哥”，余诸头领皆称“大哥”，下设总散、铁板等大小头目分管各事。起义军每人发一红蓝布作标记；各营则分别以青、红、黄、白、黑旗作为标帜；李沅发居住的后营树立“三军司命”、“劫富济贫”大旗，以便号令三军和取得贫苦农民支持。第三，令义军在城内及四乡“劫监狱、仓库，打毁衙署，烧抢居民（按应为劣豪缙绅）”<sup>①</sup>，以加强义军物资供应。第四，派人化妆往湖南、广西边境州县发展会众，探听官军消息。于是，又一支天地会发动的各族农民起义队伍，在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出现了。

## 二、新宁城保卫战

李沅发起义之前，新宁县瑶族农民雷再浩曾于1847年10月率汉、瑶农民起义，转战于湘、桂边境，是年12月在两省清军联合镇压下失败。因此，李沅发据城杀官的消息，使心有余悸的清政府大为恐慌，认为“必其余孽复萌”，严令地方官员“即行上紧缉获”，以免“日久蔓延”<sup>②</sup>。

1849年12月6日清晨，宝庆（今邵阳市）知府张镇南等率官兵“进剿”新宁。新宁的地主团练也配合进攻。“湖南办团，

①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3页。

② 《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474，第2~3页。

自新宁始”，新宁团练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向来“最为出力”<sup>①</sup>。义军见敌来犯，出城迎击，歼兵勇数人。清军以兵力未厚，不敢骤然强攻，乃将城围住，一面添募乡勇，等待援军。

即将离任的湖南巡抚万贡珍闻报新宁失陷，不胜骇异，急调永州（今零陵）、长沙、衡州（今衡阳）等地清军一千八百名星夜驰新宁“会剿”。新任湖南提督英俊亦派提标精兵三百名，并飞饬长州府（今沅陵县）速挑精兵二百名，配合围捕；英俊亲率常德兵二百名赶赴新宁。

与新宁地界犬牙交错的广西全州、西延（今资源县）一带，重峦叠嶂，道路纷歧，多为湘桂间步路所由。清军极害怕义军往广西与当地会党联合，故特别注意防堵入桂各要隘。全盘负责“围剿”事宜的湖广总督裕泰在奏折中强调：“是此时不急于收复城池，而在于堵截广西去路”<sup>②</sup>，“惟有将各要隘防堵严密，使其不能分窜，一俟大兵齐集，自不难悉数歼擒”<sup>③</sup>。清廷谕令新任湖南巡抚冯德馨等，分派兵勇于两省交界地带相机阻御；广西巡抚郑祖琛亦急调省标兵四百名星夜驰赴西延各要隘，堵截义军后路，且飞饬龙胜、义宁（在今桂林市西北）、兴安、灵川等厅县加强守御，严防义军入桂。

面对优势的清军，李沅发等决定突围。12月7日、9日，义军头裹红巾，先后两次从北门、南门冲出。由于清军抵死拦截，突围未成。13日晚，李沅发拟乘夜幕掩护突围。义军先焚烧靠城建筑，然后施放枪炮助威，从北门冲出。亦因敌三面围堵，未

① 《湖南通志》卷 79，《武备·兵制》，第 1844 页

②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第 14 页。

③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第 15 页。

获成功。头领卢万先等十余人被俘。

12月16日，起义军制造竹排，从逼近大河的西门突围。不料敌人已有防备，分路夹击，义军损失颇大，退回城内。此后，清军几次向新宁城发起进攻，义军居高临下，以滚木擂石击之。而清军“攻城则乡兵在前，官兵居后”，乃至“旬日之内，义民死者甚众”<sup>①</sup>，不得不向上稟报“城垣坚固，屡攻难破”<sup>②</sup>，请求速调援军。并将宝庆府旧存千斤大炮重新磨洗，星夜运往新宁作攻城之用。

至12月底，各地参加“会剿”的清军陆续到齐，连同乡勇，聚集城下近两万人。但由于义军誓死坚守，敌几次攻城皆不能得手。1850年1月1日，清军胁迫一批挖煤乡夫在西南城角开挖地道，用地雷炸垮城身，发起强攻。义军站在两边城垛内，“枪炮木石，乱击如雨”<sup>③</sup>，敌“每进必伤数十人”<sup>④</sup>。清军见攻城失利，遂将大炮置于溃口附近，向城内轰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之城墙已被轰垮，而“城中粮食亦垂尽矣”<sup>⑤</sup>。形势对义军越来越不利。李沅发知城陷难免，决定用调虎离山之计引走北门之敌，伺机突围。当日深夜，李沅发派人在南门缺口放火开炮，作突围之状。北门清军中计往救。李沅发当即率义军主力，乘夜黑阴雨，从东北角越墙“全数冲出”，城外清军“两营无一人敢撄其锋”<sup>⑥</sup>。义军突围至离城二十余里的罗源洞，与先

---

① 《新宁县志》卷16，《兵事志》，第9页。

②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第27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73页。

⑤ 《新宁县志》卷16，《兵事志》，第10页。

⑥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第74页。

期赴广西边境联络会众，闻讯前来接应之雷登甲等所率队伍会合。12日凌晨，围城清军用火箭焚烧义军营房，突破了溃口，未突围的义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李沅发堂弟李沅汉、军师李成伯等百余人被俘，先后遇害。清军在城内“骚扰淫掠，十倍于贼”<sup>①</sup>。新宁县城在义军据守四十余日后的，终于告陷。

### 三、转战三省，威震湘桂黔

1850年1月16日，突围的义军转移至新宁县西南六十里的大绢洞附近。是日，清军守备熊钊率兵尾追而来，义军设伏于半山，派人假冒乡勇，将敌引入埋伏圈，突然拦腰杀出，歼敌数百人，熊钊及候补府经历刘炳南毙命。义军取得起义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士气大振，乘势越岭向广西转移。先后在广西境内葱坪、猴背、银矿山（均在今资源县境内）等地与清军展开了几次激战，各有胜负。

2月上旬，义军辗转回到湖南城步县山区，“据险以守”。此后即在城步、新宁及广西龙胜一带“劫富济贫”，各族农民“所在响应”<sup>②</sup>，队伍很快又发展到二、三千人，李沅发对队伍进行了整顿，在义军中增设“十行”，每一“十行”管带十人。又在“铁板”内挑选先锋。令其率队伍分头到各处活动，并委派陈瑀光、李绍书等为军师、先生；众人对李沅发改称“王爷”。同时增添了各色旗帜，以壮军威。经过整顿，义军组织较前严整，战

① 《凌霄一士随笔》，转引自《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第4页。

② 《湖南通志》卷89，《武备·兵事》，第2005页。

斗力大为加强。

自义军揭竿起事，清廷曾先后调集了乡勇“数万余人”<sup>①</sup>配合清军围攻新宁城，妄图“迅速蒇事”，结果未能如愿，义军活动范围反扩及数县。清廷十分恼怒，将湖南提督英俊、永州镇总兵双德、长宝道杨炳堃摘去顶戴待罪，令湖广总督裕泰从湖北省选派得力将弁，率精兵驰往新宁、城步等地严密搜剿义军。

1850年3月1日，义军在湘、桂交界之湖涌山梁，与义宁（县治在今桂林西北）协参将玛隆阿督率的清军遭遇，双方混战一场，义军撤往湖南绥宁县界。玛隆阿追至绥宁县长安堡附近山凹，义军突然从山岭冒雨冲出，大败追兵，玛隆阿及三名千总、把总毙命。义军缴获帐篷、枪炮、药铅等“不计其数”。义军据守该地，逼进绥宁各苗寨。清军慌忙请求添兵“剿捕”。

3月上旬，义军由小路到达广西古宜镇（今三江侗族自治县），拆毁主簿衙门，镇压贪官污吏。游击邓某等乘天雨稍霁，率乡勇扑向义军，行至阴木坪，义军六、七百人自门村冲出，适逢大雨，清军枪炮不能得力，义军“掩杀邓游击并士卒六十余名”<sup>②</sup>，都司邓宗武、守备苏秉华、千总周荣亦殒命。随后，义军摆脱了前来堵截之敌，于农历正月底（3月11日～13日），返回湖南通道县一带。3月14日，复进入贵州黎平府境。

义军入黔后，逼近中潮、洪州一带，“焚洪州司署，据平茶”（均在今黎平县境），在两省相邻各地镇压豪强污吏，打击地主武装。贵州天柱知县惊呼：“锦屏、天柱无城可守，大行皇帝哀

<sup>①</sup>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第36页。

<sup>②</sup> 《三江县志》卷7，第4页。

诏适至(指道光死讯),人心惶惶”<sup>①</sup>。当地汉、苗、侗等族贫苦农民纷纷加入义军,“以致沿途日聚日多”<sup>②</sup>。最多时达四、五千人,“城乡震动”<sup>③</sup>。

3月23日黎明,义军三千余人分四路折返湘南,直扑靖州(今靖县)所属藕团营卡。清军猝不及防,慌忙迎击,义军佯退,引敌追来,却派人由小路抄袭,焚烧敌营。清军首尾不能兼顾,大败而逃。绥宁营守备哈心靖及提标千总黄廷英、沅州(今芷江县)协千总胡国祥毙命,靖州震动,“州城戒严”<sup>④</sup>。

26日,义军又在靖州哨团与清军打了一次遭遇战,义军“蜂拥拒敌”,二大王覃尔昆战死,队伍受损,退至洪州一带。30日、31日,在黎平府属之水口与敌鏖战两日,由于敌援军赶到,义军败绩,撤至地坪。这两次战斗义军损失颇大,李沅发堂弟李沅松战死。

4月1日,古州镇总兵崇福、黎平知府淡树琪等率兵勇在地坪附近与义军接战,湖南镇筸镇(今凤凰县)游击李英由地坪山后赶至,企图夹击义军。义军“四千余人”分前后两路迎击,再次失利,退至摩天岭。该山地当三省交界,距洪州仅三十里,形势险峻。为防止义军冲突出山,贵州巡抚乔用迁急令黎平府将兵勇四千余人分布出山要道。并飞咨镇远总兵秦定三速挑千名清兵驰赴摩天岭。同时严饬各地对苗民聚居之处严加防范,以杜义军与当地苗民发生联系。

由于湘、黔沿途清军之堵截日愈严密,李沅发等决定再次

① 《贵州通志·前事志》引魏承柷《也居山房全集》,第74页。

②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第86页。

③ 《黎平府志》卷5下,《武备·师旅》,第73页。

④ 《靖州乡土志》卷1,《政绩》,第14页。